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邢熾

欒城集卷四十二

宋 蘇轍 撰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餘其它

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邉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頼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陜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黄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歳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灾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

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吴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

堤坊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

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邊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懐衛經北京漸歴邊郡餽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

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説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為之破税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堤坊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

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敵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敵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

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敵界邉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

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戸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黙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黄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東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為

不易若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别將應副它事已自有餘深為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遭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黄河自小吴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

上流堤坊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駃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疏遠不知此

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邉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决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黄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黄河非不在東而

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敵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邊遠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甞建言乞道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契丹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邊地日蹙吾

土曰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契丹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於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舡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敵人遂成此橋黄河

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役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

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来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强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敵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

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黄朝廷雖已遣范百禄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禄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㫖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横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决而此㫖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㫖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虚已無心欲来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

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兵役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黙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

見錢最為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若財傷為害已甚將来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校利害寛展歲月詢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

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在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

國之用必量入為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為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

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敕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致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熈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

伏乞檢會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正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冐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黄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為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其為

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房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韋城縣百姓房偁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寛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房偁之比直自朝

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竊聞俟偁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塲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

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
俟備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
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
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
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
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
待罪取進止

貼黄契勘人户承買塲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

當在官其所放子利自合納官無拘放抵當亦合依
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勑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

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
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
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
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
之罪也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
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
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内内侍省御

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恳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黄河必非東决劄子 元祐四年八月初十日上

臣去歲領户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决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决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違背大臣則難為説而百禄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

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敚其成説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盖河上每歳常事耳而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為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為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

興則求無不可而况大臣以其符合已説樂聞其事乎

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

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

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

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

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

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汩陳五行逆

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

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柰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畧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説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

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黄河等事為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黄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碍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司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黄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吴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曰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敵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

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為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為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黄河俟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黄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

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益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坊積歲不治近來南宫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坊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為回河減水之説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

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悞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為而協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

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説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顧望

有不為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黄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提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

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黄訪聞修河司承受内臣鄭居簡近為黄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虚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吴安持李偉尚自貪禄怙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絶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具

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内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晏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

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
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
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葢不為少兼小民
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
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敵皆極
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塞外其利十倍人情嗜
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
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

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益

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兑換般入裏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

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碍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户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奏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録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録不能盡者恐朝

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来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蓄漢人户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鬬加以具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

京度支使鄭顗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為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管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禄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寛契丹虐燕人益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鬬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彊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放牧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户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

習以為常此葢北方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葢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心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葢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録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

取進止

三乞罷入從内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内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攏官訪聞自前牽攏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歳始行差充縁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北人窺見於體不便昨来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

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況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録足以關防欲乞令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泓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為不便蓋為國信

内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用大車須得别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簟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别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驗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槖駝並於太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㪷較刹在臨時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險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絶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憂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飢饉茍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内旣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戹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旣勤其内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

重之秘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
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
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
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
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
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
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曽奏乞解罷職任以
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

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竢得雨而
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
默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
取進止

欒城集卷四十二

欒城集卷四十三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一十二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踈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

息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才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寛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

當臣頃在内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在司諫吕陶右司諫吴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縁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强盛為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

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

壓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録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

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

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不當至矣今者天誘

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絶

招懐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

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㑹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堠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人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

者累年於兹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

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漑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保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為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為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稍

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畧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

日之龜鑑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恥必甚今日敵人强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黄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

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

罪在不赦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

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

蘇令起為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

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

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為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强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强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畧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

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令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

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薫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葢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逺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

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甞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懐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侍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曽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

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

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葢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𠂕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

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彦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内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

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

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

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職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懐禄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册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

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
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
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
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
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
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

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

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唯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

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

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埶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病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令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

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

宗朝廷也葢自熈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覘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揺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邉逺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

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

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

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詛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詛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為詛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

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説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乗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脩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

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尚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簒奪之臣使得假中國

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間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

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

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

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懐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

者也然臣尚謂熈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
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
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縁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
面至狹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
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
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夏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
之畧而當熈河揺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
也要須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熈河仍特賜戒

勑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
幾少息矣取進止
貼黄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曽肇諫議大
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粮一路騷然
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㪷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
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吕大防所奏有違
詔勑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
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

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勲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恚發病至於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

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歴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别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歴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吴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歴通判之人縁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歴通判一年即無分别令

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況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户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

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絶口而夏國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三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

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畧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苟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為仇敵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睎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

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諜已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

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别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

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茍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

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

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
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
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
置若遂養成邊隙關狹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
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
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
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
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

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户以差役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别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熈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户並出役錢上户以家産高强出錢無藝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

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内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仕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

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寜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寛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户顧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

非而況於心懐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揺撼衆聽矣伏乞宣喻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茍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銜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譴取進止

欒城集卷四十三

欒城集卷四十四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十首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

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
命臣雖不言於臣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凟聖聽
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
陛下育德於恭默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
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
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
欲相率持羽檄决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
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

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為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輿忿恚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狷憤恥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葢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

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為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干瀆天聽甘俟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别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為不便人情

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
本臺亦曽為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既昔手綜其事
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黙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
實為深弊臣既詳定既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
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
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
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人既懷疑懼文字必難

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竢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為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内具狀申尚書省其畧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禄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即非茍要裁損人額

及減廪禄縱人額實有可損亦俟他日見闕不補
即非便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
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為信致供報不實虚
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
申臣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
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房違廢上件聖
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人情洶
洶又縁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為

上名所壓者即為撥上名於他司侍郎左選為下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為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理寺撥任永壽親情信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見在人數且依舊安存況尚書左

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巳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隷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名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葢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為一法其勢非

薄即厚非下即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為不便况令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遷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

指揮吏不行用切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絶

右臣聞孔子論為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

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牓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頼之以立條例曽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畧無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為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為難守今棄易即難以昭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因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

到之間當吏差一二人時暫權攝令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别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以上人舉

官準此臣竊觀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升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

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葢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葢祖宗朝堂

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
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
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
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益
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
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
封司録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畯之後未及三年而迭
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

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

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竢有闕方差且

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

然後得差葢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

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

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

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
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
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矚再
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覩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
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
時則多方徼求茍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
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
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

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俟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没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

外並為荒閑近黄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逺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説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黄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埶已艱難侵占蕃

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遥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

佐乃敢不俟朝旨於元請之外脩勝如質孤二寨二寨

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

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

志爲差訛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

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

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

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

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脩定西通

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葢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畧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盲詛置之他路别擇名將謹守大信且脩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

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賓之户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

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

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

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

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畧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甘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為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為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為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為奏復軍額及乞為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廳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令來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

為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令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没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令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絶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為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為蠻夷所輕今復經敗衂實難倚仗葢古今命將必因

已試之效內為兵民所信外為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
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
冦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
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
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歴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
用庶幾蠻冦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輙採公議以補萬
一取進止

貼黄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誠州也訪聞

昔雖置為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内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絶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

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為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蒔竹脣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牴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為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為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宫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益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

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乞奏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為暗弱謬妄取笑蠻夷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

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按孫劫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
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為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
北非州縣所能禁止葢蠻人背叛不過侵擾邊城若使
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
事今者若用彭孫凶險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
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黙已若
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
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竊以邊臣處事並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衂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欒城集卷四十四